

〈封建的寒帶〉

公車開過雪季，並未有人下車，
俄文小說夾著亙古的睡意，
天空折起蒼白的蝴蝶頁，
標明剛經過的墓園。

才結束一夜爭論，
累得躺上東正教堂前的土坡，
碑上鏟去的十字和禱詞，
也因過度引用而僵立，
不能抗拒牧師的誤讀。

不願剝削寒微的燈火，
祂們遂閱讀各自的譯本，
感覺春天來到之艱難，
更甚於東向坐，
與農奴同飲伯爵茶。

交換著看時才會有的悲哀
就好比舊的帝國又要老去一點點，
革命黨才在泥濘裡點起
不成威脅的狼煙。

我們都不敢下車，
紛紛關起窗子，
以免被看見手上這一冊
藍天或者綠地的台譯本。

〈此夕〉

庭院外就是老年了，
凝固的晚霞正在剝落，
掉進碟中。

整個下午是一組融洽的陶杯，
心情溫涼，在貓經過的簷下對坐，
收拾小腳印如話題，

再拉平舊衣上的折痕。

巷口有車來接我們遠行，
妳能不能再沖壺茶，
晚點再一道去？

〈最後一堂期末考〉

我和許多看不見同學上過課，
或病或喪，桌上卻不曾擺花，
老師也走了，
只有陽光清點著沒帶走的文具……

如果用來參加考試，
就在這原先絕無印象的牆上，
詳述遠地確有美麗的憂患，
像為已剝落的臉孔作答。

答題何其流暢，
沒人進來校對我的追想，
正如憑空出現那些
髮膠的氣味、橡膠皮的筆記本，
彩色的睫毛膏。

夕陽下獨自應考，
壁鐘偷瞄我答案，
他們不在就算了，
竟沒留下任何一瓶修正液—

那有人記錯我們的話怎麼辦？

〈懷人〉

重讀昨夜的詩，
在覆寫紙一樣的天上，
雲拼成臉，來不及問候又散去。

那正要趕往只有你住的地方嗎，

越過柏油路上拋錨的汽車，
越過一萬張廢棄的鐵床？

〈武俠〉

四望都是垂手的原野，
以及敗下陣的藍天，
秋草和我一道在此罰站，
體會高手留下 快凋的殺氣。

學劍百年，
越覺手無寸鐵，
顧視惶惶於七大門派間，
正如今早才剛運功，
又被窗外的松風重創、

吐血。師父啊是否您也曾
在觀想中聽過天地疾馳的蹄聲，
發現自己如壞劍，
劈不開江湖的風煙？師父
我是說 您是否也曾
練拳在梗概割盡的麥田，
道義像一場過期的肌肉酸痛？

您常說慎毋渡河，
渡過了就明白彼岸之森嚴，
連小草都各自捏著劍訣，
釘穩晚霞下仙人發招
那意念。是您常說
慎毋渡河，渡過了一
還可以沿樹林走向平野，
群雁試飛著天空。

留在寂寞裡，
是尚未學成的一招，
要我剪開光陰，
必有心法刻在勝敗背面，
要我一個人把它大聲唸出來。